



杀人后当干部，小说都不敢写的剧情是怎么成真的

据媒体报道，黑龙江省纪委、监委近日的一条案情通报，揭开了一桩惊世骇俗的陈年旧案。

1993年1月，海林市金座歌厅内，在检察院工作的陈志伟因与人争抢麦克风，发生口角。争执过程中，他拔出手枪，连开三枪，打中歌厅女歌手爱夫（音），致其死亡。

俗话说，杀人偿命。用法治语言来说，案发后，犯罪嫌疑人应该被控制起来，接受调查与审判。但是事情没有沿着现实主义路径进行，而是朝着魔幻主义方向狂奔起来。

案发后，陈志伟连刑事责任都没有被追究，反而在4个月后，被海

林市人民检察院录用，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在落马前，陈志伟担任海林市人民检察院技术室副主任。

不知道为什么，新闻看到这里，我闹海里浮现出一句话“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这25年里，杀人者一直平安无虞，而那个无辜的女孩就这样消失在时代的褶皱里。女孩的一名好友，也是案发的当事人说，陈志伟事后向死者家属赔偿八万元。

正义的迟到到本身就需要解释。或许，我们现在离真相已经不远了。根据通报和当地媒体的报道，魔幻剧情源于当时多名领导的包庇：海林市（县）委书记干预、阻挠案件办理；两任公

安局长久拖不办；检察院检察长拖延处理；法制科科长遗失卷宗。真是一点都不意外。

同样不意外的是，当时陈志伟的父亲陈富清是一名靠煤矿发家的“暴发户”，与海林市公安局关系密切。知情人称，案发后，陈富清给海林市公安局十余名警察各买了一件2000多元的高级皮夹克，还出资在山东烟台牟平养马岛建了一个疗养院，“疗养院建成后，公安干警轮流休养，陈富清出资全程接待公安局中层以上的干部。”

什么是嚣张跋扈、目无法纪？这就是。

黑龙江省纪委的通报显示，除涉嫌故意杀人外，陈志伟身上还有

许多暗黑往事。比如违法高息放贷，借机强取豪夺；非法拘禁，纠集社会人员，限制未偿还借贷利息人员的人身自由；寻衅滋事，殴打他人致轻伤；非法采矿，占用毁坏耕地；弄虚作假，骗取干部和党员身份。

2018年9月，陈志伟，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时隔多年，案件终于进入司法程序。它留下的疑问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一切魑魅魍魉都要现出原形，而冤屈自然要昭雪，正义自然要归位。

还必须要意识到，

这个严重背离法治精神的案例造成的公信力损失难以弥补，对世道人心的伤害更难以衡量。它不是一起个案，而是地方政治生态严重败坏的恶果，是官商勾结、公权力“姓私”的典型。把这件事从表到里查清楚、查明白，不仅是要给受害者交代，更是给一方民众交代。在杀人者不用服法还能当干部的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会搞成什么样，可想而知。

在一个坑里跌倒两次，是不可容忍的错误。已经过去25年了，时间经不起这样的消耗。人们正在注视。

■西坡

60万采购脱贫宣传片扶贫办不该“大手大脚”

11月19日，安徽省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了一则采购公告，引起热议。该公告显示，阜阳市颍州区扶贫办以60万元的预算采购“脱贫摘帽专题宣传片”。

一个眼看要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区，动用60万元拍宣传片，引来了网友奚落：“这么多钱，还不如直接用于扶贫”。

客观说来，60万元拍摄宣传片未必就是“天价”。我搜索了政府采购网的部分宣传片采购预算，少则数万元，多则上百万元。这也缘于文化、音像类产品其价值、价格存在一定模糊性，其中的艺术技巧以

及成品品质等都难有标准定价。

饶是如此，一个扶贫办豪掷60万元拍片子，还是让公众觉得有些不协调。毕竟扶贫资金太过宝贵，每一分钱都该用在刀刃上。尤其是进入了最后的攻坚期，要帮扶的都基本上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这些钱就更由不得大手大脚。

根据最新消息，颍州区扶贫办21日中午在安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了《关于取消“阜阳市颍州区扶贫办脱贫摘帽专题宣传片采购项目”的说明》称，在该项目单一来源论证公示期间，

经征求听取各方意见，且该项目实施时间较为紧张，现取消该项目。

当地之前打算拍摄“脱贫摘帽专题宣传片”无非是想要把这些年扶贫的成绩展示一番。善意地想，可能是想给尚未脱贫的地区“传经送宝”，可无论是从常识还是现实角度看，目前还未脱贫的地区，真的缺“宣传片”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脱贫办法吗？

如果真有什么好做法，直接借鉴岂不是更实在，何必非要通过“高价宣传片”来学经验。更何况，扶贫办实地考察、因地制宜、加大投

入或许是更有效的帮扶手段。

当然大概率上，拍宣传片的宗旨还是“对上负责”，说白了，是想表表功。与贫困县盖大楼类似，贫困地区花大价钱制作宣传片，也是不折不扣的“面子工程”。不过，这“面子”不是靠宣传就能贴上的，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套用最近的热门话题，是“扶贫干部的白头发换来的”。等全区人民都顺利脱贫摘帽了，再去给自己戴上“功臣”的帽子也为时不晚。其实说到底，舆论对这60万元拍片子揪住不放，不是什么“小

大做”，实在是怕个别人打扶贫资金的主意，对此已经有了太多教训。在大量的扶贫资金面前，60万元或许不算什么大的开销。但对于“久旱盼甘霖”的贫困户来说，这或许就是一家人脱贫的希望。

阜阳市颍州区扶贫办的项目取消决定及时回应了当前社会舆论的关切，我们希望每一个扶贫工作人员都能以此为戒，像贫困户一样拿每一分钱都当“宝贝”看待，花钱花在刀刃上，花出实效，经得起公众拿放大镜去审视。

■思凝

“河长”不只是写在公示牌上的名字

溪水泛起白沫，巡河记录却“一切正常”。11月2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了一起“河长”工作流于形式、弄虚作假的案例：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地处天目山区，境内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然而，就在今年5月，该区昌化镇的一条溪流发生了河道水质污染事件。经查，担负河道巡查之责的3名“河长”，因工作流于形式，信息报送虚假，受到了问责处理。

2016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全面建立省、市、县、

乡四级河长体系。来自水利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已全面建立河长制，共明确省、市、县、乡四级河长30多万名，另有29个省份设立村级河长76万多名。

巡河却不上报问题，面对举报却怒斥“多管闲事”，或者干脆电话打不通，很显然，这样的“河长”有名而无实。为了加强对河长的考核，不少地方推出了“巡河App”，巡河记录能够在App上随时看到。这本是好事。可是，一些巡河人员却没有按照沿河巡查要求走完全程，而是随意填报，或者有巡河却无问题反馈，把

巡河当成应付考核的打卡。这说明，光通过“技术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河长履职的质量问题，外部监督必不可少。

目前被曝光的问题，河长，大多都是村级，这固然可以说越是到基层，河长制的执行效力出现衰减的可能性越大。但是，根据《意见》要求，真正的河长，其实只有省市县乡四级，村级河长只是打通河长制“最后一公里”的一种落地安排。换言之，如果河长制落实不力，河水质量无法得到保障，被问责的只有村级河长，很可能会架空河长制的真正效力。因此，各级河

长的责任边界应该进一步厘清，同时对河长的履职情况进行公示，而不只有内部监督考核。

设立河长制，决不只是在形式上满足让“每一条河流都有了河长”，关键是要通过明确主体责任，提高各级政府对于河流治理的重视程度，从而突破治理阻碍，刷新治理体系。如《意见》中就提出，全面推行“河长制”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同时，县级及以上河长也应设置相应的河长制办公室。目前各地围绕河长制的制度建设，到底落实得怎样了，应该有全面的评估，不能让河长制的执行停留在确立河长

这一阶段。

上个月，水利部印发了《关于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推动河长制尽快从“有名”向“有实”转变，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实现名实相符。这或是对现实的一种呼应。不管怎样，“河长”不能只是写在公示牌上的名字，无论是顺应当前的环保治理需求，还是树立河长制公信力，让其从“有名”走向“有实”，都需要有紧迫感。而其中关键，还是在于要压实各级河长的责任。

■朱昌俊



华夏全媒体
主管主办
华夏日报社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编委会

李克炎 江单 张华
勇 邱亮 陶沙 黄
浩 李增勇 龚德贤
姜义华

顾问 | 方智平
社长 | 李克炎
总编辑 | 江单
执行总编辑 | 张华
勇
常务副总编辑 | 邱
亮
常务副社长 | 陶沙
执行社长 | 黄浩
副总编辑 | 李增勇
龚德贤 姜义华 楚
粤君
视觉总监 | 古风

新闻中心

主任 | 方成成
经济新闻中心主任 | 刘中卫
编辑中心
主任 | 龚德贤(兼)
新闻影像中心
主任 | 巢砥平
美洲新闻中心
主任 | 黄浩(兼)

新闻爆料

全球
00852-31106831
中国大陆
010-61057773
24小时新闻热线
185 1382 0014

邮箱爆料

huaxiazaobao@126.com

官方网站

www.huaxiazaobao.net